

THE BLIND ASSASSIN

THE BLIND ASSASSIN

〔加拿大〕玛·阿特伍德 著
韩忠华 译

盲刺客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BLIND ASSASSIN

盲刺客

〔加拿大〕玛·阿特伍德 著
韩忠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盲刺客/(加)阿特伍德(ATwood, M.)著;韩忠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

书名原文:The Blind Assassin

ISBN 978-7-5327-4121-2

I. 肖... II. ①阿...②韩...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6268号

Margaret Atwood

The Blind Assassin

Copyright: 2000 by O. W. TOAD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1-253号

盲刺客 [加拿大]玛·阿特伍德/著 韩忠华/译

开本 720 × 1020 1/16 印张 27.5 插页 2 字数 469, 000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4121-2/I·2302

定价: 38.00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21-56135113

译 序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英国布克奖在伦敦揭晓,加拿大资深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长篇小说《盲刺客》荣获这项拥有“文学奥斯卡”美誉的当代文学最高奖。同年申报布克奖的文学作品共有一百二十部,经过评委会筛选后获得提名的有六部,最后《盲刺客》击败石黑一雄的《从前孤儿时》等其他五部小说而一举夺魁。布克奖评委对获奖作品及作者作了高度评价:“该书视野宽广,结构精彩并富于戏剧性。书中的感情纠葛描写丰富多彩。作者阿特伍德以诗意化的笔触,描写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那么,该书何以能在一百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此殊荣?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

该书是一部新颖奇巧的小说,结构十分复杂,故事里套着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姐妹俩——艾丽丝和劳拉。小说一开始,妹妹劳拉就在车祸中死去;姐姐艾丽丝生活在死者的阴影中,不断回忆着快要湮没的往事。故事中的另一个故事描述了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富家小姐和一个逃亡中的穷小伙子的充满危险的恋情。当这对恋人在租借的房子里频频约会的时候,两人想象出了发生在另一个星球的故事(故事中的第三个故事)。这个虚幻的故事里充满了爱、牺牲和背叛,而真实的故事也是如此,因为现实和虚幻都将在战争和灾难中终结。

小说中首先出现的女主人公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艾丽丝。她住在加拿大一个叫提康德罗加港的小镇上,在风烛残年中回忆着自己的一生。她的家族曾是这个小镇的豪门望族,但到她父亲这一代已经开始衰落。她父亲诺弗尔为了挽救家族的企业,将

年仅十八岁的女儿嫁给了四十岁的理查德——一个实力很强的企业家兼政客。从此,艾丽丝开始了一种没有爱情的、痛苦的婚姻生活。丈夫理查德表面上对她关爱有加,但实际上并没有把她当作独立的人来看待,而是把她当作一个附属品、一具玩偶、一件泄欲的工具。由于没有经济地位,她只能任人摆布,逆来顺受,甚至靠装傻来求得平安。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加拿大妇女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妇女的命运。

小说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是艾丽丝的妹妹劳拉。她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姑娘。随着姐姐嫁给理查德,她作为未成年人也住进姐夫家中,而理查德则成了她的法定监护人。她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却不肯俯首帖耳,处处表现出一种争取自由的反抗精神。她爱上了左派激进青年亚历克斯,与他频频约会;当他受到当局的追捕时,她同姐姐艾丽丝一道将他藏匿在自家的阁楼上,并供他吃喝。为了救亚历克斯的性命,她甚至与自己的姐夫、卑鄙的政客理查德达成一项“三方交易”:她甘愿做理查德的秘密情人,用自己的肉体来换取对方确保亚历克斯平安无事的承诺。在等待亚历克斯归来的漫长日子里,她饱受理查德的蹂躏,后因怀孕而被迫堕胎,又因受到刺激言行反常而被送进精神病院。与姐姐艾丽丝的逆来顺受相反,劳拉不断同命运抗争,最后宁可驾车坠崖身亡也不肯向命运低头。劳拉的所作所为代表了西方妇女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反抗精神,但在现实的社会制度下,反抗的结果必然是失败和毁灭。

除了女主人公艾丽丝和劳拉之外,小说还刻画了众多的其他人物,无一不性格鲜明,栩栩如生:满口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大资本家理查德、虚荣心和控制欲极强的富婆威妮弗蕾德、投身革命却又生活放荡的青年亚历克斯,等等。

《盲刺客》四十多万字,不仅内容丰富、寓意深刻,而且艺术上具有许多创新之处。首先是小说复杂奇巧的结构,西方文学评论家说它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大故事里套着一个中故事,中故事里又套着一个小故事。还有的评论家把小说比作一张卷着的“华丽挂毯”,随着挂毯的展开,读者看到的是一幅幅绚烂生动的画面。再者,小说的叙事方法打破了传统的模式,采用了许多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时空交错、人称变换、象征性描写、潜意识挖掘,等等。其中有两点颇为新颖:一是小说中有些章节并不是常规的叙述,而是各家报纸的剪报;作者通过剪报来反映故事的线索,并把它们和整个故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且融合得天衣无缝。二是部分章节中的人物对话不加引号,对话与叙述浑然一体,由读者自己去区分和判断。这就给予读者一定的思考余地,使读者的阅读行为更加积极主动。这也代表了作者的一种文学思想:一部好的小说不仅应当向读者讲述精彩的故事,还应当让读者学到些什么。最

后,不能不提一下作者的诗意化语言和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作者阿特伍德集小说家和诗人于一身,因此,小说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诗歌片断,其叙述语言也往往充满诗意。这无疑给读者一种美感和回味。由于作者是位女性,又以女性题材见长,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和情感描写格外细腻生动,可谓丝丝入扣,淋漓尽致,足以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也是小说的亮点之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一九三九年生于首都渥太华,一九四六年随家迁居多伦多。一九五九年就读于多伦多大学,一九六二年获得美国麻省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文学硕士学位。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先后两次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毕业后曾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来又任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许多大学的“驻校作家”。她拥有不少学术头衔,曾担任过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同时,她又是一位十分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目前,她和同为作家的丈夫格雷姆·吉布森以及女儿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农庄里。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已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三十余部。《盲刺客》是她的第十部长篇小说。自从她于一九六九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以来,她的作品频频获奖,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她创作的三部优秀长篇小说《女仆的故事》(1985)、《猫眼》(1988)、《别名格雷斯》(1996)曾先后获得布克奖的提名,却未能如愿。天道酬勤,她的第十部小说《盲刺客》终于为她摘得了这顶最高文学奖的桂冠,可谓功德圆满。西方文学界认为,她此次获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她是当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译者

二〇〇三年八月

目 录

译序	1
----------	---

第一章

桥	1
《多伦多星报》(1945)	3
《盲刺客·石园花草谱》	4

第二章

煮鸡蛋	6
《环球邮报》(1947)	10
公园长椅	11
《多伦多星报》(1975)	14
地毯	15
《环球邮报》(1998)	19
口红画的心	20
《亨利·帕克曼上校中学之家暨校友会简报》(1998) ...	26

第三章

颁奖仪式	27
银色盒子	34
钮扣厂	39
阿维隆庄园	45
嫁妆	53
留声机	60

做面包的日子	67
黑丝带	77
苏打水	80

第四章

咖啡馆	84
《提康德罗加港先驱旗报》(1933)	88
雪尼尔毯子	89
《帝国邮报》(1934)	93
信使	94
《帝国邮报》(1934)	99
夜之奔马	100
《梅费尔》(1935)	104
铜钟	105

第五章

裘皮大衣	109
疲惫的士兵	117
暴力小姐	124
奥维德的《变形记》	132
钮扣厂野餐会	139
布施者	148
照片着色	158
冷窖	167
阁楼	176
帝国餐厅	183
田园俱乐部	189
探戈	197

第六章

犬牙纹套裙	203
红锦缎	207
《多伦多星报》(1935)	212
街头漫步	213

看门人	219
《梅费尔》(1936)	226
冰封的外星人	227

第七章

扁行李箱	233
火窖	239
寄自欧洲的明信片	247
蛋壳色的帽子	256
迷醉	262
向阳游乐园	268
忽必烈行宫	274

第八章

杀戮者的故事	282
《梅费尔》(1936)	289
Aa' A 星球上的桃子女人	290
《帝国邮报》(1936)	297
大礼帽烤肉馆	298

第九章

洗衣服	302
烟灰缸	309
头上冒火的人	316
水妖号	321
栗子树	329

第十章

西诺星球的蜥蜴人	331
《梅费尔》(1937)	334
贝拉维斯塔诊所的来信	335
高楼	337
《环球邮报》(1937)	340
联邦车站	341

第十一章

洗手间	343
小猫	347
美丽的景色	353
明月当空	358
贝蒂小吃店	364
便条	371

第十二章

《环球邮报》(1938)	375
《梅费尔》(1939)	376
怒气厅	377
黄色窗帘	382
电报	385
萨基诺城的毁灭	387

第十三章

手套	389
家中的炉火	393
黛安娜甜点店	398
悬崖	405

第十四章

金色发束	410
胜利昙花一现	415
一堆瓦砾	422

第十五章

《盲刺客》尾声:另一只手	427
《提康德罗加港先驱旗报》(1999)	429
门槛	430

第一章

桥

大战结束后的第十天,我妹妹劳拉开车坠下了桥。这座桥正在进行维修,她的汽车径直闯过了桥上的“危险”警示牌。汽车掉下一百英尺深的沟壑,冲向新叶繁茂的树顶,接着起火燃烧,滚到了沟底的浅溪中。桥身的大块碎片落在了汽车上。

这起车祸是一名警察通知我的:警方查了汽车牌照,知道我是车主。这位警察说话的语气不无恭敬,无疑是因为认出了理查德的名字。他说,汽车的轮胎可能卡在了电车轨道上,也可能是刹车出了毛病。不过,他觉得有责任告诉我:当时有两名目击证人——一名退休律师和一名银行出纳,都相当可靠。他们声称目睹了事故的全过程。他们说,劳拉故意猛地转弯,一下子冲下了桥,就像从人行道上走下来那么简单。他们注意到她的双手握着方向盘,因为她戴的白手套十分显眼。

我认为,并不是刹车出了毛病。她有她自己的原因。她的原因同别人的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完全是义无反顾。

“你们是想找个人去认尸吧,”我说。“我会尽快赶去的。”我能听出自己声音中的镇定,仿佛是从远处听到的声音。事实上,我是相当艰难地说出这句话的;我的嘴已经麻木了,我的整个脸也因为痛苦而变得僵硬起来。我觉得自己好像刚看过牙医似的。我对劳拉干的这件傻事以及警察的暗示感到怒不可遏。一股热风吹着我的脑袋,我的一绺绺头发飘旋起来,就像墨汁溅在了水里。

“恐怕要进行一次验尸,格里芬夫人,”他说道。

“那是自然,”我说。“不过,这是一次事故。我妹妹的驾驶技术本来就不好。”

我可以想象出劳拉那光洁的鹅蛋脸、她那扎得整整齐齐的发髻,以及那天她穿的

衣服——一件小圆领的连衫裙。裙子的颜色是冷色调的：海军蓝，或青灰色，或者是医院走廊墙壁的那种绿色。那是悔罪者衣着的颜色——与其说是她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颜色，倒不如说是她被关在这种颜色里。还有她那一本正经的似笑非笑、她那被逗乐的扬眉，似乎她在欣赏美景。

白色手套是彼拉多^①在法庭上断案时戴的。她在断绝与我的关系，断绝与大家的关系。

当她的汽车滑下桥、坠落沟底之前的一刹那，像一只闪光的蜻蜓悬在午后的阳光中，她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亚历克斯，想到了理查德，想到了别人的欺诈行为，想到了我们的父亲和他的毁灭？也许想到了上帝，想到了她那致命的三方交易？还是想到了她那天早上藏在五斗橱抽屉里的廉价的练习本？（这个抽屉是我放袜子的，她知道我以后会发现这些本子。）

警察离开以后，我上楼去换衣服。要去停尸所，我得戴上手套和一顶带面纱的帽子。我得有东西遮住眼睛，因为可能会碰上记者。我得叫一辆出租车。而且，我还应该把消息告知正在办公室里的理查德；他一定愿意准备一份讣告。我走进化妆间：我需要穿一套黑色的丧服，再带上一块手帕。

我打开抽屉，看见了那些练习本。它们用粗绳扎成一捆，于是我解开了绳子。我感到自己的牙齿打颤，浑身发冷。我断定自己一定是中风了。

当时我想起的是瑞妮，想起我们小时候跟她在一起的情景。当我们有点擦伤或割伤，就是瑞妮来为我们包扎伤口。母亲也许在休息，或者在别的地方做善事，而瑞妮总是在我们身边。她会把我们抱起来，让我们坐在那张白色釉面的厨房长桌上，旁边就是她正在擀的馅饼面团，或者是正在切剁的鸡，或者是正在剖肚的鱼。她会给我们一块红糖吃，令我们闭上嘴。告诉我哪儿疼，她会说。别嚎了。安静下来，让我看哪儿伤着了。

然而，有些人说不准是哪儿疼。他们安静不下来。他们无法不嚎。

^① 彼拉多：古罗马犹太巡抚，曾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多伦多星报》(1945年5月26日)

本市死亡事故引起质疑

《星报》独家报道

上周圣克莱尔大街发生事故,死亡一人,验尸结果为意外死亡。劳拉·蔡斯小姐,二十五岁,五月十八日下午驾车西行;她的汽车行至桥上突然转弯,冲过桥上维修点的隔离栏,坠入桥下的沟壑,并起火燃烧。蔡斯小姐当场死亡。她的姐姐、著名企业家理查德·E·格里芬的妻子,证实蔡斯小姐患有严重的头痛病,影响了她的视力。对于警方提出的疑问,格里芬夫人否定了蔡斯小姐酒后驾车的可能性,因为后者从不饮酒。

警方认为,汽车轮胎卡在裸露的电车轨道上也是事故的原因之一。人们对市政府有关部门在桥上采取的安全措施是否得当提出了质疑,但经市政工程师戈登·珀金斯证实,安全措施并无不妥。

此次事故再度引起人们对该路段上电车轨道状况的不满情绪。赫布·T·乔利夫先生代表当地纳税人对《星报》记者说,由于电车轨道的管理不善而造成不幸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市政会应当加以重视。

《盲刺客》(劳拉·蔡斯著)

纽约莱因戈尔德-杰恩斯-莫罗出版社 1947年出版

引子：石园花草谱

她有一张他的照片。她把照片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外面写着剪报的字样。她又把信封夹在《石园花草谱》的书页中间，料定没有人会去翻看。

她仔细地保存着这张照片，因为这几乎是她留下的唯一与他有关的东西。这是一张黑白照片，是战前用一种笨重的箱形闪光相机拍摄的；这种照相机的口上带有手风琴一般的皱褶，外面套着做工精良的皮套，看上去像牲口的口套，还配有背带和精细的搭扣。照片是他们两个人一起照的——她和他的一次野餐会上的合影。照片背面有铅笔写的野餐的字样——没有他或她的名字，只有野餐两个字。她心里知道名字就行了，不需要写下来。

他们俩坐在一棵树下。那也许是棵苹果树；她当时没太注意是什么树。她身穿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下面是条白裙子，撩到膝盖。当时一定有一阵微风，因为裙子向上翻卷，贴着她的身体；或者并没有风，裙子就是紧贴身体；也许天气很热。天气确实很热。她把手伸到照片上方，现在仍能感到热气迎面扑来，就像被太阳晒了一天的石头夜半散发的热气。

照片上的那个男人戴着一顶浅色的礼帽，前檐往下倾，半遮着脸。他的脸看上去晒得比她黑。她半对着他，面带笑容；她记不得从此以后她还对谁那样笑过。她在照片中显得十分年轻，太年轻了；当时她并不认为自己太年轻了。他也在微笑，满口的牙齿像点燃的火柴一般闪着白光。然而，他抬起一只手，仿佛要戏谑地挡开她；仿佛要避免将来可能会看他的那些人，避开可能会从这张小小光纸的方框里看他的那些人。他仿佛要避免她，又仿佛要保护她似的。在他那只伸出来的欲挡镜头的手中夹着一个烟蒂。

在没有人来的时候，她会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把照片从一叠剪报中抽出来。她把照片平放在桌子上，然后盯着它看，就像在往一口水井或一个池塘里看——不是在找自己的倒影，而是在找别的东西，一种她丢失的东西；这东西虽然够不着，却还清晰可见，像沙滩上的一颗宝石闪闪发光。她仔细观看每一个细微之处：他那被闪光灯或太阳的强光照得发白的手指；他衣服上的皱褶；树上的叶子，以及挂在枝头的圆圆的小

果实——这些究竟是不是苹果？还有前院里的那些粗草。草当时已经枯黄，因为天气干燥。

在照片的一边，还有一只手——你一开始不会发现——腕部以上被框边剪去了；这只手放在草地上，似乎被丢弃了，由它自生自灭。

照片上，晴朗的天空中飘浮着被风吹散的云彩留下的痕迹，像冰淇淋抹在了蓝色的金属上。还有他那被香烟熏黑的手指。远处是闪光的河水。如今，一切都被时光的长河淹没了。

这一切虽说淹没了，但还在我的记忆中闪耀。

第二章

《盲刺客·煮鸡蛋》

那么,你想听什么?他问道。是关于晚宴上绅士们的风流韵事,还是荒芜海滩上的船骸?你自己挑也行:密密丛林、热带岛屿、绵绵群山。或者听听发生在另一个宇宙空间的事——我可是最擅长讲这类故事的。

另一个宇宙空间的故事?不会吧!

别笑我,那可是个好地方。只要你喜欢,那儿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比如说,宇宙飞船、紧身制服、激光枪,以及身上长着许多巨大触角的火星人类等等。

你挑吧,她说道。这方面你在行。说说沙漠怎么样?我一直都想去看沙漠来着。当然是要有绿洲的沙漠。如果再有些枣椰树就更好了。她边说边将手中三明治的面包皮撕掉。她可不喜欢吃这个。

沙漠给人的想象空间不很大,也不是很有特点,除非你再加一些坟墓进去。那样一来,就会出现一群已经死去三千年之久的裸体美女——长着婀娜窈窕的身材、红宝石般的嘴唇、天蓝色的波浪卷发和摄人心魄的大眼睛。不过,我用这些东西哄不了你。你不喜欢这种恐怖的女鬼之类。

这就难说了。兴许我会喜欢呢。

我不信。这种故事只适合讲给一堆下里巴人听。可是这种封面故事很普遍——女鬼们缠住一个男人,把他折腾得够呛,得用枪托才能把她们打跑。

我可以将地点选在另一个宇宙空间吗?不过,还得请你保留坟墓和死去的美女。

这要求可是高了点,但我来考虑一下。我想,我可以添加一些用来祭祀的处女——戴着金属胸罩和银脚链,穿着半透明的祭服。此外,我还可以补加一群饿狼。

我看你准要信口开河了。

那么你是想听关于晚宴上的风流韵事啰？游船、亚麻衬衫、吻女士的手腕、滔滔不绝的虚假情话？

不。那也好。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讲吧。

抽烟吗？

她摇了摇头。他用火柴在大拇指甲上划着了火，给自己点上一支。

你这样会烧着自己的，她说。

这种事还未发生过呢。

她望望他卷起的白色也许是淡蓝色衬衫的袖管、他的手腕以及手上的褐色皮肤。他身上放出一种光芒，那一定是对太阳光的反射。为什么不是人人都盯着他看？不过，他在外面还是太引人注目了。周围还有其他许多野餐者，穿着浅色的夏天衣服——有的坐在草坪上，有的则支肘趴在上面。一切都极其自然。然而，她却感到他们俩是孤立的。他们头上的苹果树似乎不是树，而是一个帐篷；他们周围似乎有一条用粉笔画的界线。在这界线之内，别人是看不见他们俩的。

那就讲讲太空的故事，他说道。有坟墓、处女和狼群——不过，这得分期讲述。同意吗？

分期讲述？

你知道，就像买家具分期付款。

她噗嗤一笑。

别笑，我是认真的。不能偷工减料，得讲好几天呢。这就意味着我们还得见面。

她犹豫了片刻。那好吧，她说。如果我能设法出来，就依你。

很好，他说道。现在我得动脑筋了。他刻意说得轻描淡写。太急了说不定会把她吓跑的。

在某个星球上——什么星好呢？土星？不好，太近了。在另一个宇宙空间的塞克隆星球上，有一片遍地碎石的平原。北面是一片紫色的汪洋。西面是连绵的群山，传说那儿墓墟中贪婪的女鬼们会在太阳落山后出来游荡。你瞧，我一上来就将坟墓放进去了。

你实在是非常用心，她夸道。

我说话算数。南面是一片火热的荒漠，而东面则是几处陡峭的山谷，那里可能曾